

见证古老南北文化融合

晨起与夜晚，可以探寻到古镇另类的美。但外在环境之于游客，并不起决定性作用。相反，娄承浩认为，古镇最美的样子在于它建筑本身的个性与特色。譬如，上海地区仅存的宋代古桥不过三四座，金泽古镇就有两座；黎里仅三华里的小河，串起了99条弄堂，诗人柳亚子故居足以成为游客心之神往的理由；清末木渎四大富翁之一的蔡少渔旧宅古松园，相传乾隆下江南时，曾弃舟入园游览过……

而作为浦东最后的古老家园，新场古镇值得一提。它距离上海太近了，近得只有35公里，在公共汽车上稍稍打个盹，就可能错过它；它离上海又太远了，远得让人看不到上海对它一丝一毫的影响。上海靠海，过去新场是盐民煮晒海盐的场所，后来开设了盐场。新场老街上明清时期的厅堂宅地，门楼耸立，或石雕砖刻，或朱梁画栋。它们不像周庄、朱家角那样只供游人参观游览，至今仍是镇上居民的住宅。

明清前期的新场，规模、经济文化达到繁荣巅峰，读书做官的人数也排在南汇县前列，当时镇上的拱桥就有9座，牌楼13座，有“十三牌楼九环龙，小小新场半苏州”之誉。在老街271弄口有两扇乌黑木门，门旁挂着“张氏宅地”的牌子。张氏宅地建于清宣统年间，整个院落，建筑陈旧，甚至稍显破败。宅内正对大门的是一座两层小楼，三开间灰瓦顶。庭院左右是相对的南北厢房。步入二进，看到的是典型的江南天井和后宅，后宅为五开间。

其隔扇门，梁柱上都有雕刻，但年代久远，图案难以辨认。宅子后门有小桥横跨在新港河上，由此可以通往私家花园，现在那个花园已经不存在了。如今，宅子里热热闹闹地住进了五六户人家，洗菜的木盆放置在院子里，杆子上晾着衣服正下雨般滴着水珠——时光更迭，大户人家的矜持庄重早已换成了平民百姓的琐碎和温馨。

相比新场，浙江松阳古镇更别具一格。镇上的平田村建于北宋政和年间，娄承浩去年寻访此地时，曾被它的建筑风格所震撼。只见海拔610多米的蜿蜒古村道上，建着一排排黄土色的房子。土墙黑瓦，坐北朝南，墙面除挖出的六扇窗子，无任何装饰。看似只是一座普通的夯土房，但当你沿着屋角的青石板台阶，推门而入，又别有洞天，恍若进入了另一个空间。“里面的建筑考究且古色古香又适应人的居住感受，特别惊喜。”

这种建筑方法和形式，是北方夏汉民族南迁带来“四合院式”

经过20年的磨练，他打造了一条“木雕修复流水线”，目前，有**600个修复师，工匠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。**

并吸收土著越族“杆栏式”融合而成，在中原地区已经淡化或失传。但平田古村落却鲜活地留存着它们的痕迹。这一奇特的景观吸引了设计界大咖们慕名前来创作，保护古村风貌的同时，也让他们适应现代人的生活。“爷爷家青旅”因曾是业主爷爷的住所而得名。目前，这座房子外部形态完整保留了下来，室内由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主任何崑设计。

不仅每个房间底部安装了一组万向轮，旅友还可手动推动建筑，随意组合空间。

修复材料越来越难找了

城市空间里，古镇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，传承与保护也有了不同意义。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松认为，古建筑承载着历史与记忆，大拆大建不可取，修复保护其原貌

娄承浩向张堰古镇的朋友赠送他与朱亚夫合著的《上海海纹圈房揭秘》。

